

这时我想起了师尊，心想只有师尊能帮我了，然后我双手合十心里对师尊说：请师父帮帮我，请师父帮帮我……过了一会，睁开眼睛去看数字面板仍然是黑的。我没有动摇，坚信师父一定会帮我！心里想我绝不承认邪恶的安排，一定要解体邪恶的干扰。我继续双手合十，心里不停的念：请师父帮帮我，请师父帮帮我……突然我感到头脑一下子变得非常清晰，刚刚背过的密码清清楚楚的显现在脑海中，心情也一下子变的轻松了。我知道师父管我了。我立刻去按门锁，数字面板亮了，一切回复了正常，门终于打开了。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在我身上显现！我迈进家门，先到师尊法像前叩拜师尊，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自从有了师父之后，我好幸运！好幸运！我只有在修炼上勇猛精进，才不负师恩。

然后我静心向内找，到底我有什么执着心没有放下，让邪恶钻了空子，出现了这样的麻烦。我想到了自己对家太眷恋了。平时总是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买些工艺品把家装饰的漂漂亮亮的，布置的舒舒服服的。平时不愿意出远门，出去时间一长就想家，觉得自己的家是最舒适的。我看到了自己对家的执著，有追求物质享受的执著，有追求常人的幸福生活的执著。其中夹杂着图安逸的心和虚荣心。

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确确实实炼功人讲：常人有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师尊在《法轮功》中还说：“但是作为炼功人，别人看的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的去。”

我决心放下这些执著心，在修炼的路上用法法的法理，归正自己，洗净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将来纯纯净净的跟着师尊回自己真正的家。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们！

正见周刊



7月21日晚，夜幕低垂，城市的喧嚣散去，天地归于宁静，苍穹间繁星闪烁，在美国首都高耸入云的华盛顿纪念碑下，约2000名华盛顿DC及周边地区的中西族裔法轮功学员，比邻而坐，手捧点点烛光，默默地悼念23年来为坚持正信而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最大的人权迫害。

第1040期

2022年7月26日

目录

正见新闻

- 反迫害 23 周年 法轮功华盛顿大游行 /3
 法轮功美首都集会 18 位国会议员声援 /3
 法轮功反迫害 23 周年大游行 韩国民众广泛声援 /4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 7·20 集会 吁结束中共迫害 /4

修炼故事

- 在监狱里面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5

小弟子园地

- 小弟子见闻录：鱼刺从另外空间离开了 看手机的危害 /7

修炼体悟

- 追根溯源去怕心 /12
 回天的路 /18
 负面思维带来麻烦与损失 /26
 30 大于 100 ——同修的手机帮我去人的观念 /28
 同修“脑溢血假象”开颅前后 /30
 魔难来 正念起 /35
 九天破除病业假相 生命在法中升华 /37
 谈谈怨恨心 /42
 彻底走出旧势力的陷阱 /46
 修炼路上神迹多 /47

员的业力造了一个学员的形象还了他的命。（真正的讲法内容以师父的原声讲法录音为准）这段讲法，在《忆师恩》里也得到了证实，那个撞人的司机明明看到了一个和学员一样的人被撞死了（那就是业力组成的那个人），回头却发现真正的学员仍安然无恙。

这一下子打开了我久久以来的一个心结：我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太对不起师父了，造了那么多的业力，都要师父来承受！其实这也是旧势力给我设的陷阱，现在才真正悟到，如果我因此而执著，而灰心，而丧失了精进的意志，跌倒了趴着不敢起来，那才是真正的令师父失望，真正的对不起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呢！只要我坚定正念，增强意志，坚定地向内找，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就什么都能解决。

化解了思想中的这些包袱，我对堂堂正正地在法轮大法里修炼，更增添了动力和信心。

一点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路上神迹多

大陆大法弟子

不久前，我把家里的门锁换成了密码锁，设定好密码后，把密码背熟，然后试了几次，感觉没有问题了，站在门外关上房门开始操作。输入新密码后，没想到语音播报：

“密码错误”，我有点懵，连续五次都是错误，然后语音播报：“系统已关闭”。数字面板变成了黑色，没有了反应。因为只设定了密码，没有设定指纹和开门卡。这一下我傻眼了，当时正是寒冬，我只穿了一身睡衣，身边没有手机也没有钱，家里也没有人，无法和亲人联系也没钱打车，不知如何是好，急得我出来一身汗，心情非常沮丧。

人身体的物质组成在极微观下、在极微观下的微粒中，就构成了人的本性，那个东西是不变的。排除思想框框，人善良的脾气、秉性、特性、特点就容易体察出来，那是真正的自己。”

彻底走出旧势力的陷阱

大陆大法弟子

一天早晨发正念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吓唬我，大意是说过去邪悟时如何如何，我不配在大法中修炼了，等等。

乍一开始我有点沮丧和害怕，甚至可以说是恐惧得瑟瑟发抖，但是瞬间我镇定下来，我扪心自问：“你真的悔过了吗？你真的是百分百按照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去做了吗？”我都答：“是的，我真的认识到错了，真的悔过了，我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去做了，而且是百分百的尽力了，至于是不是达到大法的要求了，我想一直以来我都还在大法中修炼，一直能够不断地看到法理，说明师父还是一直在管我的……”想到此，内心的害怕和恐惧一扫而光，甚至还生出同化大法的喜悦，我恍然大悟，哦，刚才只不过是旧势力给我下的一个套，想要吓唬我的，我不会上当的！

这时，我想到师父的讲法：“实在不行了，你就喊师父。（众弟子热烈鼓掌）如果它只是出现形象而已，你就嘲笑它，你自己发正念清除它，它啥招都没有，它也干不了啥。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你的能力远远超过它”（《二零一八年华盛顿讲法》）对，我蔑视它，嘲笑它：哈哈！你什么也不是，只剩一张皮了，你之所以那么想是因为你心眼小，没智慧又愚蠢，解决不了那么大的问题，而大法师父的胸怀和智慧岂是你能想象的了，大法有的是办法。

此时，我又想起师父在讲法录像里的一段讲法，大意是有法轮功学员被汽车撞时，那是来取命的，师父就用那个学

正见新闻

反迫害 23 周年 法轮功华盛顿大游行



2022 年 7 月 21 日，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部分法轮功学员约两千人举行“反迫害 23 周年”大型集会和游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同时祝贺近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组织。

当天中午集会过后，法轮功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由天国乐团打头阵，紧随其后的是“法轮大法好”的队列，展示法轮功学员修炼后身心受益的喜悦。之后是反迫害队列，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 23 年之久，法轮功学员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并打出横幅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元凶江泽民。

最后是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方阵。自“九评共产党”2004 年发表之后，掀起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大潮，迄今约四亿人退出中共组织，法轮功学员庆祝这一时刻，欣喜越来越来的中国人觉醒，抛弃共产党走向光明。

法轮功美首都集会 18 位国会议员声援



2022 年 7 月 21 日，来自美国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约 2 千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举行大型集会，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持续 23 年的残酷迫害。18 位美国国会参众议员，

以及其他政要向集会发函、视频以及到现场演讲，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

在集会上，除了国会议员，还有美国政府机关以及各非政府组织代表在集会上发言，严厉谴责中共的恶行，并呼吁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团结起来抵制中共，共同制止这场迫害。

法轮功反迫害 23 周年大游行 韩国民众广泛声援



7 月 20 日上午起，韩国首尔市政府前的广场上飘起悠扬的音乐，韩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此集会，向市民展示缓慢优美的炼功动作，同时，呼吁只有解体中共才能结束持续 23 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午间时分，由天国乐团领头，约 800 名身着黄衣白裤的修炼者组成的队伍展示横幅或展车，从首尔广场出发，途经韩国光化门、仁寺洞、明洞等多个著名景点和商业区，沿途不断有行人感叹“这么长的队伍啊”，还有诸多民众接过真相传单和小莲花，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在“解体中共”的征签名单上签字。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 7·20 集会 吁结束中共迫害



2022 年 7 月 16 日，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7·20”反迫害 23 周年，和各界人士一道，呼吁世人认清中共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残酷迫

起来那么真切，也只不过是投射在这一生当中的身体业力或思想业力而已。都是虚幻的假象。当业力消去，就什么都不是。生生世世，我们扮演过许许多多不同的角色，经历过林林总总不同的人生。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只要和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就能瞬间扭转局面，清醒过来。

我发现只要我不较真，不动心，不执着那些所谓“举报我时是个什么真相”，不计较过往，放下成见，也放下一切固有观念。怨恨心就会迅速消失。记得有一次旧势力和我对峙。它们一边投放怨恨到我的空间场作为诱饵，一边对我说，“看，举报你的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们导致了你要从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毫不客气立掌发正念彻底清除它们，一边大声说“他们过去生还是我的孩子呢，未来也会是我的子民，我的众生。我此生真正的信任源自法轮大法，源自我的师父李洪志”。

以上是我对怨恨心的一点体会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这里恭请师父的经文《佛性》其中一部分：

“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溶在人的思想中，溶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

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至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

你自己是先天的自己，他是不变的。但人认识事物往往容易形成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就不是自己。不形成任何观念，看问题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见解，真正自己的见解，慈善主断这件事情。你自己越显露出自己的时候，你的思想越是高的，越是归真的，就越是带有你先天的善良本性境界。

道整件事情的真相。怨恨心却渐渐不自觉在滋养。

当年我被“610”抓进去之后，曾梦见自己在冰冷的深海最深的底部。冰冷的海水包围了我，不见一丝光明。我卷缩坐在一点光都没有的深海。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又快又响的心跳声。随后看见了一位天使。她的手能接触到我。不过仍然是隔着一层冰。

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来到美国。有一天，经过了太平洋，我跳进了冰冷的海里游泳。忽然，听见了那个当年的那个又快又响的心跳声。原来那是一串串巨大呐喊：“妈妈，真的是妳吗？为什么？为什么会是妳？怎么会是妳？”我哭了。我被海洋包裹好像回到妈妈的子宫。但我已经不再感到冰冷。躺在海平面上，看见了阳光与海鸟。随后，忽然彻底明白，妈妈当年举报我，不管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形，真相就是，那是出自邪魔带给她的恐惧与脆弱导致。邪党的精神迫害从我父母那辈就开始了，甚至更久远。间接或直接造成千万个家庭分崩离析。

我从学法中知道，一个人的一生所经历过的事情，是由于很多的因素导致的。而人不会只有这一生。我们与亲友之间前世今生的各种因缘关系，更加复杂多样。但要做到放下怨恨，就如同盘腿时痛得剜心透骨，还能清醒认识到这不过是一块业力正在消，一样的不容易。怨恨心也是一块块物质般的业力呀。旧势力在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强加进来本不是我们剧本。目的无非是想让我们上当。救不了自己的众生。修不成。

有几次，当我在发正念的时候，一层一层被消下去的怨恨，一会儿又生出来了。仿佛黑浪滚滚，阴云密布。旧势力就是想要我被怨恨包裹，想要腐化我的心。摧毁我的意志力。我知道所有的负向印记，也许来自一个人过去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带来的观念和成见。产生的所谓伤害，尽管看

害，早日结束这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

正午时分，集会在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乐曲中正式开始。各界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发言。

修炼故事

在监狱里面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路雪

每年五月十三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一天庆祝法轮大法好的活动遍及世界各国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中共邪党的监狱。

二零一二年，我因向世人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在世界多国公开巡回演出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被中共法院冤判多年。二零一五年我所在的监区共有两名法轮功学员，我和 L 大哥。我和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让监狱的朋友们知道五月十三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帮助他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洪传世界的盛况。

于是我俩就共同写了一篇《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文章，里面内容包括大法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天安们自焚造假的真相。从四月份开始，我们就给监狱的朋友们一位一位的传看，有不识字的人，我就找准机会读给他听。由于对中共邪党的害怕，加上被造谣诽谤的毒害，监狱里面很多人都不敢接触大法弟子。在他们看完我们写的文章后，有的说别让管教知道，我知道你们法轮功好。有的看了就是笑一笑不说话。有的看了说，现在对你们法轮功打压的不厉害了，以前连你们出来走走都不让，关在一个屋里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还有一个人说要把这篇文章交给管教，我跟他说，我写的都是事实，谁看了对谁好，谁知道大法好，谁有福份，你不去交，我让你们看完我自己也会让管教看，他就不说话

了。看完之后我给他做三退（退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他也同意了。

有个人知道这事后告诉了组长（管教安排管事的犯人），组长来找我，他说：“你就是和某某（与组长和管教关系处的很好的一个犯人）挺好的，我不好意思管，要不早就收拾你了”。

L大哥也是和我一样，给比较熟悉的人看这篇文章，效果很好，人看完后对大法的态度都有改变，以前不同意三退的人也退了。

快到五月十三日了，我俩商量这一天怎么庆祝，在监狱里面有个习俗，就是谁有最高兴的事时，就买条好烟，一人发一支抽，用这个办法来庆祝。我俩就提前去办，虽然一过完年，好烟就很难再买到了，但是阴差阳错的我们还真买了两条平价的好烟。

到了五月十三日那一天，风和日丽。因为大部分人都看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文章，早上去工厂里面干活时，站队的时候有人就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其实他是明知故问），我就说：“今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很多人听到回答都笑了。

到了工房（监狱里干活的厂房），我继续告诉他们今天是个好日子。以前没说过话的人，我也告诉他们今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其中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高兴的做着手势，说今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说了好几遍，旁边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我趁机给他看文章，又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他也高兴的三退了。说句实话，在监狱里面的人很少有开心的时候，平时都愁眉苦脸的，看到大家高兴的心情我真的很感动。

我又去找组长说，还没等我说话，他就说，你们晚上发烟我应该阻止的，就当我不知道这个事（在监狱里面告状的人很多，什么事还没去办，组长就提前知道了）。我说你这

呢，有好几个人会有不同版本的解读和印象。对每个人都会各自产生不同的效应，比方说，这个事情这个人认为这样做很好，那个人就认为不一定，等等。这些南辕北辙的现象出现了好几次。也就是说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所行之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想法或印象。我思考，哪一个才是事实的原貌呢。

同时，经历着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我每次给家人打电话，都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一方面我要面对父母对我说的“你的眼中哪里还有我们。你已父母双亡”这句话时带给我的精神伤痛，一方面使劲克服自己因不敢相信这是父母所为而导致的怨恨。需要长时间发正念清除。之后父亲去世了，我因为自己过了几个月才从母亲那里得知，怨恨心又再起。

我的一位亲戚和我说，父母当年举报我是一件很不情愿的事情，也是难以启齿的事情。当时的真实情况或者在以后才能真相大白。这位亲戚说的话使我想起那位过世同修。当时她口中说的“强势的学员”，和我遇见的仿佛不是同一个人。好像也在提醒我说，父母举报我的事实真相，或许不是我想像中的那样。

我在国内遭受迫害，最大的打击，不是社会上的人们对我的不理解。而是我的至亲带给我的打击。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从小承担了家中大人长辈之间的争吵打架带来的压力和伤痕。父母从小叫我“开心果”。因为我会想尽办法做各种好玩逗趣的事情，让父母感到稍微开心而暂时忘记争吵打架。他们也是我在人世间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导致成长的过程中我不知道到底自己是谁，生活中大小选择都难以独自决定。直到我修炼大法，情况才渐渐有所改变。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不敢面对这个我一直回避的事情：母亲在我完全不知道毫无准备的状况下举报了我，父亲也参与其中。让我长期处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我也一直想知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6] 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二）《师徒恩》
 [7]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功》

谈谈怨恨心

美国学员

几年前，我因为当年被父母举报导致我流离失所直至逃离中国的事情，引发了怨恨心。这个怨恨心，并不是在刚到达美国的时候产生的，似乎是积累了一段时间，到达了一定的时机。等到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和父母沟通不顺畅，很多疑问没有得到解答，比如当初为什么要去举报我，除了不喜欢我修炼大法，还有其他什么原因，都是谁参与了这件事情，等等。慢慢的怨恨心多了起来。

这时候，一位正在过很重病业关的同修找到了我，她需要得到我的帮助。我了解到了她的情况。她在国内因为受到长期关押迫害，对国内的警察和常人亲朋好友都有不同程度的怨恨。另外她会经常找我抱怨一位想要关心她帮助她的同修，说道，“她来我家，要送给我吃的，但我一点不喜欢那些吃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她非常强势。每天都来，逼我吃这个，吃那个，要我这样做那样做。现在我看见她都躲的远远的，比害怕警察还害怕她。”当时她的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但也觉得，因为她在国内受到了很严重的迫害，导致她会有一种防范心。并没有多想。直到她去世之后，我见到了她说的那位“很强势”的学员。并和这位学员一起在一个项目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才惊讶发现，她口中所说的，这位“很强势”的学员并不强势。也并不令人反感，害怕，相反很和蔼可亲。

在那之后，我又遇见几件事情。同样发现，同一件事情

一个善念，大法就会给你福份的，我就借机会讲了天安们自焚是造假，共产党迫害好人，文化大革命时教师都被批斗。你用化名退出中共组织，顺天意得福报。他也同意了。然后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心里知道就行了，我不参与你们。我说了句：“谢谢！大法会给你福份的！”

到了晚上，不知为什么监狱突然要调宿舍，冲淡了一些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喜庆气氛。我趁着调宿舍之前这点时间，抓紧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给大伙儿分烟，也有别的犯人帮着我分发的，我怕落下，都去核实了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我听到有的犯人喊了：“法轮大法好！”。

第二天有人跟我说，昨晚管教来让大伙儿睡觉前报数的时候，他还听到有人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第二天教导员知道了这事，很生气的说他们的工作做的很丢人。

有一次我找教导员谈话，我跟他说你有大福份，因为你善待我，同时让那么多人知道了大法好，老天会给你福份的。没过多久年纪轻轻的他就升职为侦查科科长。有一次他去了工房，我去厕所路过办公室的玻璃，他在里面还冲我笑，我也对他笑。

“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大法没有落下任何一个角落，在中共邪党最黑暗的监狱里也有法轮大法好，那里的人们也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小弟子园地

小弟子见闻录：鱼刺从另外空间离开了 看手机的危害

大法弟子

鱼刺从另外空间离开了

今天晚上吃鲤鱼时，小弟子不小心被鱼刺卡到嗓子了。

他用手向嗓子眼里边摸，能摸到鱼刺，但无法拔出来。之后又用手向嗓子眼里边探，吐了几口，想把鱼刺带出来，但好像也没有成功。家人都很着急，说实在不行的话今天晚上就得去医院了。

这时小弟子的爸爸说：你与鱼刺沟通一下，看看它出来了没有？小弟子用功能与鱼刺沟通，说它还在里边。小弟子的爸爸又说：你让鱼刺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让它同化法，快出来，这也算是它在证实大法的超常，我们会把它的故事发到网上。之后，小弟子说鱼刺已经念了。再之后，小弟子说嗓子里边疼了一下。

小弟子的妈妈和姥爷拿来手电筒、筷子和镊子，想把鱼刺拔出来。但姥爷用筷子压低舌头观察时，发现嗓子眼里边没有任何东西。再问小弟子，小弟子说：鱼刺已经走了，而且是从另外空间走的，刚才疼了一下就是它自己拔出来离开了。

看到此情此景，小弟子的姥姥十分高兴，并由衷地说：我有好几次都是被鱼刺卡嗓子了，但我都没有害怕，每次都是求师父，请师父帮忙把鱼刺化掉，之后就真的好了。

真是太神奇了，大法真的是太超常了！无论中共怎么造谣，都无法改变这铁一般的事实。我们全家都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希望世人也都能明辨是非，不要听信中共谎言宣传，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

看手机的危害

一天早上，小弟子的妈妈发完正念之后，在似睡非睡中看到小弟子的姥爷身上全是毛毛虫。这些虫子正在往姥爷头上爬，头发里也有一些在钻来钻去。之后，妈妈立刻给孩子姥爷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最近总看手机？还把看到毛毛虫的事说了一遍。但是，姥爷还不承认，说没怎么看。

盏明灯，让我在红尘中不再迷失，照亮了我返本归真的路。

经历了这次魔难，我深知修炼的严肃和艰辛，要多学法，学好法，把住一思一念，一举一动，好好修自己。珍惜修炼机缘，谨记师尊的教诲：“常人把一些摩擦、一点事情看的很大，活着就为一口气，不能忍，逼急了什么事都敢干。但是作为炼功人，别人看的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的去。”[7]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忍着身体不适，乐呵呵的照顾好母亲的饮食起居，每天中午按母亲的口味做好一天的饭菜，收拾好屋子，毫无怨言。然后我就去打理店上的生意。过了几天，三姨住院做肾结石手术，我不计前嫌，她做手术，我又为她和女儿及护工做了两天午饭。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无论母亲抱怨啥，我都用平和宽容的心态对待她，不与她争执。在店里无论遇到任何人，我都善待他（她）们，有机会就向他们讲真相，为他人着想，修掉分别心、怕心、妒忌心、求安逸的心。就在第九天，同修 A 来看母亲，我们又和好如初，我发现身体不适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感恩师父的慈悲呵护，弟子又过了一个心性关。弟子只有更加精进，以报师恩，多学法，向内修好自己，多救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再次叩谢师恩！

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第二部份）》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四）《神佛在世》

[4] 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四）《云游》

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炼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 [5]我明白了：在这个幻境般的人世间，什么名呀、利呀、情呀，一样都不是我的，都是假的，大法才是唯一的真实。

第三天晚上，我发完十二点正念后刚睡下不久，我在一阵阵头部的巨痛中醒来，头部象有重锤敲着，身体似冷似热，好象呼吸都很困难，上气不接下气，我突然意识到：这个肉身根本就不是我的，她只是助师的法器，是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载体，不是拿来给你旧势力、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迫害的，彻底解体你！此念一出，我看到师父慈悲的眼神，感到洪大的法力覆盖进我的空间场。我被震撼的不停的流泪，这时头也不疼了，深感：“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6]

第四天清晨，我炼完五套功法，抱轮一小时，之前的三天站不住炼动功，一炼就天旋地转。然后我就去接母亲出院，还有几个亲戚也来看她。虽然我三天都没有进食，而且还恶心毫无食欲，但我还是强忍着身体不适，请亲戚到饭店吃中饭。吃饭间，母亲高兴的告诉大家说：“我真的相信有神了，这次是你的师父保佑我手术成功啊！”听了母亲一席话，我真心为母亲明白真相而高兴。要知道，迫害法轮功二十多年来，家人同修和她讲真相，她都不动心，这次她终于在历尽人间苦难后明白了真相。

三、明悟法理

我人中的情较重，这成了我多年修炼路上的大难关，一路走过来，磕磕绊绊的，魔难重重，修的很苦很累。我常暗自流泪：修炼咋这么难啊！幸遇师尊，大法就象黑暗中的一

这让妈妈想起了孩子姥爷刚得法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两年前，小弟子的小舅给他姥爷买了一个智能手机，家里也安装了网络宽带和无线路由器（WIFI）。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孩子姥姥有一天打电话来说：也不知怎么了，他姥爷全身痒得很，挠痒痒、洗澡呀、搓澡呀都不管用。

妈妈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姥姥家里变成了虫子窝，各种虫子应有尽有。而且，小弟子和妈妈觉得身上也很痒。小弟子从天目中看到另外空间姥姥家里布满了虫子，和妈妈梦见的一样。之后，通过功能寻找来源，发现是来自姥爷的空间场。因为姥爷经常看手机视频，这些虫子都是从手机里来的，比如：某手、某音、某度、某讯视频等。而且，每一个软件对应着一种类型的虫子。当一点开软件 APP，这些虫子都会呼啦啦地往外冲。

妈妈说：小弟子，你用神鸟把这些虫子吃了。没想到这些虫子也很厉害，一脚就把鸟踢飞了。而且，小弟子费力地清理了一点儿后，虫子却又产生了，并且不断地从手机里往外飞。小弟子从天目中看到，是因为姥爷有执著看手机的心，除非姥爷下定决心不看了，才能清理干净。后来，小弟子向姥爷说明了这个情况，姥爷发自内心地说：不看了。瞬间，虫子全部都被清理光了。

这一次，小弟子放假又回到姥姥家，在一次炼功时，姥爷有些耍脾气，说了些不好的话。姥姥说：你姥爷都是看手机看的，才这样不精进的。妈妈说：要不就把智能手机换成老年机。这下姥爷更生气了，他正在抱轮也不抱了，还索性躺到了炕上。

此时，小弟子从天目中看到，姥爷的一个空间里有一个绿色的、长着尖尖犄角的妖怪，它正在按揉姥爷的头部，并向头部发射东西。然后，表面空间的姥爷就很生气，还说一

些不好的话。原来，刚才姥爷的表现都是这个妖怪控制的。而且，在比这个空间浅一层的空间里，姥爷的身上及房间里到处爬的都是毛毛虫。看得小弟子头皮发麻，很是恶心。在更深一层空间有骷髅怪，还有一层空间有一个魔挥着大刀往姥爷的身体内发射象闪电一样的东西。小弟子还发现，几乎姥爷所有的空间都是昏暗无光的。

小弟子说：这些魔都是来自于手机里，都是因为平时姥爷经常看一些新闻视频、军事视频等。并且，这次小弟子还看到了姥爷的天国世界。以前，曾经写过姥爷的天国世界（《小弟子见闻录：天国世界众生的嘱托》，2021年12月27日刊登于正见网）。因为那时姥爷不看手机，经常学法炼功，所以那时天国世界金碧辉煌，很美好。姥爷当时还听到了天国世界里骑着五色神牛的童子为法王子（姥爷）演奏的音乐，天国众生还为姥爷唱了两首歌，一首叫《精進吧，法王子》，另一首叫《归来吧》。并且，第二天法王还派仙鹤送来了插着三根金色鸡毛的天国家书。家书中表达了法王很思念法王子，嘱托法王子精進，学法、背法、多救人。天国众生都盼着法王子早日归来。

但是，最近因为姥爷经常看手机，使天国世界昏暗无光，天都是灰蒙蒙的，山都是黑绿色的，河水受到了污染，漂浮着死鱼。而且，天国世界众生所剩不多。天国世界里还出现了妖怪。法王的身体都残缺不全了。当小弟子把这一切告诉给姥爷后，姥爷也受到了震动，决定不看手机了，把手机换成了老年机。这之后，小弟子从天目中看到，姥爷的天国世界开始复苏，开始变好，法王的残缺的肢体也长出来了。

小弟子的爸爸不在本地工作，上个星期天，爸爸回姥姥家后，小弟子从天目中看到，爸爸身后有一个厚厚的黑色大圆盘，里面有很多妖魔。小弟子和爸爸呆在一起感到特别压

步，到了母亲家，帮她拿了一包急需用品。来到路边我打了一辆“的士”，坐上去时我头痛的靠在窗玻璃上，司机问我上哪儿，我痛的都答不上来。我默默的发了会儿正念，调整了心态，和司机搭上话，平稳的和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说：以前从未听说过，很感兴趣。他退了队，还问了五、六个问题，我耐心的作答。下车时，我送给他一个真相U盘，告诉他如何使用，他要补我一块钱。我说：就不用啦！他说：一定要补的，你那么好，告诉我避难良方，谢谢！我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他立即说：谢谢大法师父。我感悟到：和众生明白真相得到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救度相比我这点难受啥也不是了。

一小时后，我到了医院母亲住的病房楼梯口，见A、三姨、儿子一排坐着，我上前拍了拍A的肩膀和她打招呼，没想到她顺手把我的手打开，头偏向一边，他们三人都不搭理我。我没动心，走到三姨旁的一个空位坐下。这时我看到儿子把母亲手术签字单递给了三姨，三姨接过去把字签了，也不跟我讲一句话，我仍然没有动心。

这时，母亲来到电梯旁的走道里，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到病房。我就隔着玻璃对母亲说：“求神保佑你，谨记九字真言，避难保平安。”母亲答道：“一定的，一定的。”

第二天，我到医院手术区等了一个半小时，母亲才下手术台，当时已近正午，他们三人和表妹都不理我。我在一旁静静的听师父讲法。因为我还要送点东西给母亲，耽误了一会，当我从医院出来时，他们四个人已经站在马路边上。这时三姨过来拍着我的肩膀大叫：“你太过分了。”我一句话都没说，静静的走开了。好不容易坐上公交车，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头还一直在疼。我靠着车窗玻璃想着：他们几个反常的表现，是给我修的呀。师父的法在我心中回响：

“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

失，不修口的指责别人，哪里象个修炼人呀！利益心、妒忌心、怨恨心、抱怨心，强势的自我全出来了。

我忍着身上无以言表的剧痛，痛苦的想：就是自己的大漏招来了旧势力下狠手的迫害呀！我坚决不承认，我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强撑着坐起来发正念，意识散乱，头部就象被一个磨盘磨得我难以承受，我忍住各种难受，集中精力，念动正法口诀，在念了五次以上的正法口诀后，我感到疼痛减缓，大法的法理不断的在我脑海里呈现，“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2]“日出霞光散浮云 念正心宽化险夷”。[3]“来去无挂只有法 无名无利心无争”。[4]

6月12日中午一点左右，我在昏睡中被惊醒，A打电话告诉我母亲13日做手术，叫我到医院去签字。我跟她说了实情：我现在正处于严重的消业过程，起不来床，一起床就天旋地转，能否请你帮忙，我叫我三姨和我儿子去为母亲签字。A说：你病啦？那我上你家来带你上医院看。我一听急了，说：你不要来我家啦，我不会和你上医院的，我有师父管，你别担心。打完电话，我就挣扎着从床上起来，觉得还是要去医院为母亲签字。再打电话给A，她不接。我赶快向内找，A生气了，她从来不会不接我的电话的呀！她不接电话，我就发短信给她，就在我写短信时，我发现我的十指又麻又木，我用僵硬的食指，痛苦的写了两遍才发出去，我写道：A，我刚才没考虑你和我母亲的感受，想到的只是自己的痛苦，太自私，真心跟你说声：对不起！我现在调了点藕粉吃，你能陪我去医院吗？

二、以苦为乐

在我发出短信那一瞬间，我身上突然有了点力气，我穿好衣服，用半小时吃了个馒头和一碗藕粉就出门了。我的脚就象踩在棉花上一样，我用手扶着楼道的栏杆，一点一点挪

抑，出不上来气，呼吸都受影响。原来爸爸这些天也经常看手机，看得多了妖魔鬼怪都聚集到厚厚的盘里了。手机的危害真是太大了。

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爷爷去世后被天神和龙凤接上天了

小弟子的爷爷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前看过几天大法书，虽然没有正式修炼过，也知道大法好。但在邪党迫害后，他爷爷被谎言欺骗了，上了邪党的当，而且由于怕心不再看书了。后来，他爷爷得了严重的便秘和帕金森。在家人讲清真相后，他爷爷看了新唐人电视台，明白了大法是正法，不再被邪党欺骗，于是他爷爷在二零一四年又重新开始了修炼。之后，他爷爷的便秘就好转了。他爷爷头发、胡子以前是白色的，修炼后虽然已是六、七十岁了的老人，但头发、胡子却变黑了，我们全家和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觉得这真是奇迹！

大概过了六年左右，由于年纪太大了，炼功也很难到位，加上学法却不会修心，他爷爷身体出现了病业假相。他爷爷在梦中梦到了雪花梨，就说自己将在下小雪的时候离开人世。之后，他爷爷害怕了，没守住心性，开始吃药。结果，没多长时间，他爷爷就被邪恶夺去了肉身，离世的时间还真的是在冬天。

离世当晚，小弟子天目看到他爷爷肉身腰部以下有黄色加黑色混合颜色的物质，小弟子说这是吃药造成的。离世第二天，操持丧事的人早上开始播放哀乐。小弟子说：人间这边哀乐一响，他天目就看到从天上下来一个天神，带着四个随从，还有龙凤。天神左右各有两个随从。天神带来的那一条龙和那一只凤在两边护着他爷爷。之后，他们一起向天上飞去。他爷爷就这样被接上天了。而且，他爷爷的形象和装

束都是神仙的样子。

之所以写下这些，是想告诉世人，大法弟子虽然被迫害离世，但都会有个好的归宿，而且真的不归地狱管。而常人离世，通常都会被鬼差押解回地狱。请同修们珍惜在世的时间，做好三件事。

个人认识，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

追根溯源去怕心

大陆大法弟子

我们在学习《转法轮》中，都应该知道师父给我们讲的关于修炼人在达到罗汉果位将要圆满的时候，因为产生了欢喜心和怕有欢喜心而掉下来的故事。

师父是用故事在给我们讲述法理，循循善诱的告诉我们任何一颗怕心都是修炼路上的死关。特别是师父更加明确的指出：“相反，任何一个执著与怕心都不可能使你圆满，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1]而且，师父还告诉我们：“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恶就垮”。[2]我从中悟到，其中有一个内涵就是怕心是导致被旧势力加重迫害的一个重要把柄和因素。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彻底去掉怕心是绝对不可敷衍和马虎的。

我在二零一九年被邪恶非法迫害之前，一直以有幸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感到自豪、荣幸，自以为基本上能够堂堂正正的做着师父交给的三件事，自以为没有了怕心。就是在被邪恶非法关押中，面对中共公检法司以及邪恶的“六一零”、政法委等组成的什么所谓的专案组等等的软硬兼施的

九天破除病业假相 生命在法中升华

云南大法弟子

我今年 53 岁，修法轮大法 24 年了，现把近期闯过的一场病业魔难关向师父汇报，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与同修交流共勉。

一、百苦齐降

2022 年 6 月 11 日凌晨三点钟，我在剧烈的疼痛中惊醒过来，浑身无力，每一寸身体像是被牛踩踏过的痛，伴随着头痛欲裂，满身是汗，呼吸急促，五脏六腑在火烧火燎的煎熬中。但是，我的内心异常平静，马上想到师父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1]接着我赶紧向内找：昨天母亲因心动过缓摔了一跤住院了，才住了一下午又换医院，过程中我又到上班处处理了点事，返回家里帮她拿洗漱用品送到十多公里以外的医院，帮她交了住院押金、护工陪床押金，忙到九点半才和同修 A 离开。

同修 A 是 2016 年得法的，人很好很热心，她和我的家人相处很好，这次她看我一人忙不过来，就来帮忙了，在公交车上，我就向 A 诉苦：母亲近一年来买了近十万的保健品，现在住院一分钱不给我，让我交这交那的交了几千元，平时日常生活费都是我自己拿钱，我和母亲都是分开一个人住，住一个小区。母亲退休工资八千多，我开着个门市，收入只有她的三分之一，怎么一点都不为我考虑。说着说着又说起另一个朋友某某，A 也认识她，我和 A 说，我不想和某某相处了，尽来门市上占便宜，白吃白喝，还背地里说我坏话……。

现在回想起来都汗颜。我这样愤愤不平，计较个人得

上。她们都感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心，体会到了大法的温暖。所以她们出去后，都给我卡里打钱，我走时卡里还有三百多块钱呐。至今我也不知道谁打的。

在看守所里呆了两个月，由于我不转化，被判了一年劳教。十一月十日，我市公安几个警察由刘某带领，送我去济南劳教所。在路上，他们给我带上手铐。我一路发着正念：求师父救救我，我不能呆在那地方，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到了那要查体，验血、查尿、量血压……什么都不合格。他们不死心，又查了一遍，结果一样。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这时刘某又上二楼，要求大夫强行把我留下，可大夫说不合格我们坚决不能收。就这样，他们原路把我拉了回来。快到我市时，他们打电话给我家人：拿两千块钱来接你妈。那时孩子刚买了房子，没那么多钱，拿了五百块钱把我接回。我和女儿还有两个同修打车回来的路上，我又和司机讲了真相作了“三退”。

女儿说，妈，你真大胆，刚回来还讲。我说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忘记大法弟子的责任。所以回来后，我又溶入到大法洪流中，天天出去讲真相，一周几十人。不管人数多少，环境多么恶劣，我都不能没有正念，忘了自己的责任。

就象师父所说的：“大法弟子为什么要修炼、为什么要过关、为什么要正念强、为什么要吃苦？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修炼。其实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不是为了得到在人世间的保护来的。学大法有保护，修大法也要吃苦啊。”（《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按照师父的教导，兑现和师父久远的誓约，救度众生，精進再精進，直至圆满！

迫害压力面前，也没有低头配合，没有给大法和师父丢脸、抹黑。曾经在看守所写过一首《冤狱吟》：“身陷冤狱整一年，早将生死作等闲。荣辱苦乐品茶茗，名利情恨化云烟。恩师慈悲随时护，法理浩瀚润心田。神功炼就金刚体，助师救众圆满还。”以此表白和展示了自己当时已经放下了生死的心态和境界。

正鉴于此，使邪恶妄图加重迫害的阴谋无法得逞，师父突然间在我身体上演化了一场相当严重的病业假相，经市医院抢救一个星期无效果，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最终看守所主动找我的亲属配合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我一旦离开医院，就放弃了任何医药治疗，在加强学法炼功中，迅速恢复了健康。使周围知情者无不称道大法的超常、神奇。

按理说，我在“怕心”这一关上应当算是过的去了。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在摆脱邪党的冤狱迫害后，当听到亲人们哭诉我遭迫害时她们所承受的压力、恐惧、艰难和无助、无奈时；当尽情感受和体会到亲情温暖及其天伦之乐时；缠绵的情丝却钩起了我心底深处无名的恐惧和后怕。因为亲人们一再表示，她们再也不愿接受和无法承受我遭受迫害给她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了。我没有彻底修去的人念被亲情带动着七上八下，特别是当接到邪党法院对我的非法冤判结果，按照邪恶的迫害阴谋我还有一年多的冤狱刑期需要面对时，恐惧感和负面思维时不时的来侵袭和困扰我的心，削弱和腐蚀着我的正念。我也真的不想再失去家庭和亲情带来的温馨；也不愿让我的亲人们再一次陷入苦难；在冤狱中所承受的非人凌辱也令我余悸未消；我担心我的身体是否能承受的了监狱的恶劣环境？更加担心我的意志是否能经受和抵御的住邪恶的酷刑折磨？我深知，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一旦意志被摧毁，那比失去肉身更可怕的多。

两个多月前，也就是中共邪党法院对我所谓的“取保候

审”到期的时候，初审法院就急着催逼我的亲属要我在此期间的就医病历和医院诊断建议报告，言称这是由“取保候审”转换为“保外就医”的必需证据资料。而我一出来就彻底放弃医药治疗，全凭在大法修炼中恢复健康，哪有什么医疗证明？我所能拿出来的就是看守所把我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迫害到浑身顽疾、病情危重到数日之内连下两次病危通知书的病历证明。而它们的要求是：我以前的就医医院是县级医疗单位，这次必须要最低是地区级医疗机构的证明才行。它们很显然的邪恶法则和流氓逻辑就是：你修炼法轮功二十多年身强体健、积德行善，它就指鹿为马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你入冤狱加以非法迫害；直到把你迫害到病情危重、医药抢救无效时（表面现象），就把你推给你的家人，让你自生自灭，污蔑你炼法轮功炼的浑身是病。等到你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不医而愈的时候，它们就又要把你弄进监狱加重迫害，直至摧残你的肉身、摧毁你的意志、扼杀你的生命、污损你的灵魂。这实实在在就是邪恶的罪恶目的和流氓行径。

我们绝对不能承认这种非人性的罪恶的反复发生和延续。也不能配合邪恶的要求和所谓的规则。它们说了不算，我的修炼道路是有师父亲自安排的，与邪恶的旧势力和中共邪党毫不相关。这应当是正法理，也应是大法弟子的态度和正念。然而，活生生的现实是：邪党法院一次次的追逼我的亲属带我去他们所指定的医院做鉴定。否则，中级法院随时有可能要亲自带人去医院。甚至威胁我的亲属说：“别不识好歹，有好多瘫痪病人照样收监”。是的，邪恶的中共是根本没有人性，也不讲法律的，它本身就是害人的魔鬼、毒药，它们还有什么样的坏事干不出来的呢？面对如此境况，我的心被牵动的忐忑忐忑，“怕”的阴云时不时的一团一团的笼罩心头，妄图遮挡正念的光芒。

理智使我意识到这是我当前面临的一场重大的考验、是

魔难来 正念起

留香

2005年9月10日，由于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打电话被公安查到，我市一天就有十几个同修被绑架，我是其中一个，他们还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们救人的小册子、周报等，还强行搬走了我的电脑，三台打印机等。当天就把我们押送到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他们天天给我们洗脑，强行转化，强制写“三书”。同修们正念正行，绝不配合。提审时给我们带上手铐，他们问我：“这些东西哪来的？”我说：“自己花钱买的。”“你买这个干嘛？你会吗？谁教你的？”“我流离失所时学的。”不管他们怎么问，我都一人承担，绝不连累任何同修。因为我不转化，他们加紧提审我，加强迫害我，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我就开始绝食抗议。

等到绝食第九天的时候，他们给我灌食。他们粗暴的给我插管，一下子插到了气管里，我气上不来也下不去，要憋死了，他们一看不行，赶紧拔出了插管，随着他们一拔的时候，我的血一下从嘴里喷出来，喷了他们一身，也溅了自己一身。如果他们晚拔出一会，我可能就真的没命了。这时包夹我的犯人哭着说：“某姨啊，你快吃点东西吧，不然他们会折磨死你的！”第二天，他们又拉我去人民医院灌食。不管在哪里，我都不忘自己是个大法弟子，给负责我灌食的大夫护士讲真相，给监护我的警察讲真相，他们都佩服我，都认同大法。

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我都不忘大法弟子的责任。有些是半夜抓来的卖淫的，偷盗的，犯什么罪的都有，我不管他是什么人，我都抱着一颗善心对待。没袜子的我给，没衬裤的我送，晚上谁没盖的，我把自己的大衣给她盖

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炼功人？”（《转法轮》）敬爱的同修，您注意到“首先”这两个字了吗？

她说，这次魔难的导火索就是骂街、骂孩子引起的。以后决不能再骂街了，大骂、小骂都不行，骂谁都不行，不自觉、随口骂街的口头禅真得改掉。《转法轮》里还有一段法：“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那门没等开开，那屋里已经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一百分吗？赋瑟什么！”可见，虽然没带脏字，出言不逊、恶语相加、言语不善等都是骂人，都得格外小心，注意修口，骂街就失德。师父说：“修炼哪，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各地讲法十三》〈二零一五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应该在法上。

我感到 Y 同修在这个问题上，心性提高了！

我给 Y 同修还提了一个建议。她与另一位同伴俩个人，每周要发一百多本真相册子。册子由别的同修打印，自己应该装订，哪怕订一颗钉子，也是资料点“遍地开花”的一部份。她马上表示赞同。我打开电脑、打印机，给她打印几本册子，教给她怎么装订。我告诉她，刚开始不要着急慢慢钉，钉每颗钉子都要用心，把钉子钉整齐，不能歪，歪了就拆掉从新钉。以后成了习惯，钉的工整，速度也不会慢。她认真跟着我学、听我讲，她说，师父在去她的依赖心、干活毛糙的心。

我告诉她，我很喜欢看《神韵舞蹈三剑客》，她说：那不浪费时间吗？我感到 Y 同修修的好纯净啊！有魔难不可怕，能及时用法归正，勇猛精进的修炼，闯过魔难，心性得到提高、层次得到提高才是关键！在 Y 同修的世界里，在她的言谈举止中，全部都是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学法，证实法，救度众生，法上修，向内找，去执著心。

修炼路上的一大关口、也是自身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场正邪大战。我应当高密度、高质量的发正念，运用大法和师父赋予的佛法神通来解体邪恶对我的非法迫害。然而，要想如意的发挥和运用佛法神通，就必须首先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彻底解体“怕”的物质因素，带着对邪恶的“怕”，怎么能够战胜邪恶、清除邪恶、解体迫害呢？因此，我在运用神通解体邪恶之前，首先重点锁定“怕心”来清理，但是，“怕”的生命很隐蔽，也很狡猾。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我先找到了是求安逸的心；进一步找到了是执着于情的私心；是的，这些心都存在，也都是构成怕心的其中一些因素，但还不完全是怕心的根源。我还得继续往深挖、往根子上找。

当师父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海：“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鼓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3]我被其中“就这么正信的一念”的“正信”两个字猛击了一下。

我问自己：为什么被迫害？为什么被干扰？为什么邪恶不能立即解体？为什么迫害和干扰不能烟消云散、消失遁形？为什么不是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而是自己胆胆突突、提心吊胆、疑神疑鬼？是不是自己缺乏那“正信”的一念？当然，如果在平常间有人给我提出信师信法正信不足的话，我很可能会跟人红脸、急眼的。就在此疑问念头刚刚冒出来的一刹那间，脑海中就有一个不服气的声音在辩解、抗议：“我跟随师尊二十多年来，风风雨雨、激流险滩、惊涛骇浪、过关斩将的走到今天，我不信师谁信师？我不信法谁信法？”

而另一个声音说，别犯急，那容我慢慢问你：师父说了：“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4]你信了吗？师父还说过：“我说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5]你信了吗？还有，“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1]你否定了吗？怎么样否定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6]你真的在行为上做到了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你相信师父法身时刻就在你的身边看护着你，保护着你吗？你相信师父一定能为你做的了主吗？还有，“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7]你完全相信了吗？《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那一篇经文你学了不少遍了，你对他的内涵理解到什么程度？相信到什么程度？你对自己的佛法神通有没有信念？你对运用正念清除邪恶、反制恶人、把伤痛转移到行恶者身上等等相关法理理解了吗？深信不疑了吗？你相信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吗？你相信自己是从很高层次上跟随创世主下世来助师正法、普度众生的伟大的神吗？你相信大法的法力无边吗？你相信师尊的神通无所不能吗？.....

诚然，如果对这些法理都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深信不疑的话，那么，一个主佛的亲传弟子、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个宇宙大法造就的光焰无际的未来的神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8]！我终于找到了“怕”的最终根源就在信师信法上打了严重的折扣！而造成这种折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年来中共邪党党文化的无神论、进化论以及现代观念意识的毒素在发挥作用。因为自己是属于闭着修的类型，“眼见为实”的现代观念意识使自己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另外空间的真相将信将疑。因

我学会了真修、实修；三件事都要做好，不能相互替代；修炼是第一位的，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众生，讲真相才有法的威力，才会顺利。

经过一年多翻来覆去的向内找，痛定思痛。我终于悟道：这次“脑溢血”根本就是个假象，我脑子根本就没出血。身体出现不适，就应该向内找，找到自己的执著和修炼中的漏，病业假象就会消失。我切实体会到了真正修炼的很多涵义，与提高心性的重要性。

我放下了对外孙的情，不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外孙身上，而是用在学法上。现在外孙上了幼儿园，早晨女儿送，我下午接。为了摆脱外孙的缠扰，儿子给外孙买了一个平板，晚上外孙就自己看平板，我学法。

这几天，我尝试着给现在三周半的外孙，放师父的讲法录音。虽然看似他在玩耍，可我要关录音时，他却不同意。他竟然开始主动去给师父磕头。我问他：“宝宝，磕头时说，‘师父好，师父您辛苦’了吗？”他嘴里一边说着“没有”，一边跑去从新磕头。这个小弟子好可爱啊！仅仅听了两天，师父就给他开智开慧了！原先一堆积木散落着，他基本不会拼。两天过后，他能独自拼出好大一个形状来。孩子妈妈吃惊不小，两天就变的这么聪明啊！

Y 同修的故事讲完了。

接下来，我笑着问她，那次你在学法小组介绍被社区人员骚扰的情况，你骂道：“奶奶的，我去找他们。”那时，我提出来不该骂街，你没有当回事，没有作声。你自己知道骂街了吗？她略有尴尬的说，当时并没意识到自己骂街。她说，大法弟子应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哪能骂别人呀！

我说，是的！《转法轮》我们都学过千百遍了，师父在书中这样写到：“作为一个炼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

我。”护士又拿着药来了，我闭着嘴巴拒绝。转念一想，护士不知道我修炼啊，不能难为护士。我张开嘴巴接过药片，却把药片压在了舌头底下。等护士走后，我把药片全部都吐了出来。师父看到了我修炼的一颗心，加持、保护我闯过魔难。

因为疫情医院严禁探视，可还是有两位同修突破关卡，来到我的身边，鼓励我、开导我、安慰我。其他同修们帮我发正念，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叩拜师父救命之恩，感谢同修无私帮助。

出院回家后，孩子被奶奶接去了乡下，我有了充足的时间。我开始无条件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加大学法的力度，四个整点通常发半个小时正念，每到整点发十五分钟正念。

“无论你认为再大的魔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魔难中能消去业力，魔难中能去掉人心，魔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各地讲法八》〈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

（《各地讲法十三》〈二零一五年纽约法会讲法〉）“所以修炼呢，对大家来讲，对每个参与媒体的大法弟子来讲，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你的修炼好坏决定了你的救人力度，你的修炼好坏也决定了你的工作成效，这是一定的。这么多年的经验走过来，大家都深有体会，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包括各个媒体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在自身的修炼上抓的紧的，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这是第一位的事情。”（《各地讲法十五》〈二零一八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

现在我学法更入心了，尤其对师父的这三段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修炼人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经过这场魔难，

此，尽管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实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依然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导致达不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越是坚信程度打折扣，神通的展现相应的也就更不明显，这也就形成了一个劣性的循环。这也就是产生和滋养“怕心”的根源。

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只有坚信师父开示我们的：

“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9]。别无它途，只有加强学法。把自身这一个装满脏东西的容器放置在大法清泉的冲灌之下，不停不息的冲刷；不间断的洗涤。当这个容器里的污秽物质在大法清泉的不断冲洗之下越来越少的时候，自身也就越来越纯净了，当完全清清亮亮的时候，自身已经和大法法理、宇宙特性保持了绝对的溶洽，大法的原材料塑造了自己的一切，自己已经成为大法的一个粒子了。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不承认它的出现和存在，它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正法，更没有资格对大法弟子进行什么所谓的考验；大法法理中、大法弟子的修炼中本来就没有被迫害和承受迫害的安排。

我在采取读法、抄法、背法等等各种方式加大力度静心学法的同时，重点针对造成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的无神论、进化论、现代意识观念等败坏物质因素的正念清除，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念越来越坚定，负面思维越来越少、越来越微弱、直至荡然无存；让“怕”的物质灰飞烟灭、“怕”的生命消灭殆尽。“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1]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是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全盘安排的！

为此，我发出坚定的一念：敢于来找我的只能是想明白大法真相、想得到大法救度的有缘的生命！胆敢妄图来骚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只能被佛法神通所清除、所消

灭！继续依然执迷不悟的参与破坏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世间恶人应当立刻遭到现世现报！

“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10]

大法清洗着自己、充实着自己、加强着自己的正信、正念。“怕”的因素不攻自破、邪恶的阴谋迫害烟消云散、自身的空间场和修炼环境万里晴空！

近期修炼路上的一点心路历程和个人目前所在层次的一点粗浅体悟，拿出来想向师父汇报、想与同修们切磋交流。期望同修们慈悲斧正是盼。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

[2]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二）怕啥

[3]李洪志师父著作：《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4]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5]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三》〈二零一四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6]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法会讲法》

[7]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二）师徒恩

[8]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9]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10]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

回天的路

征好

一、看懂了两个故事（下尘）

小时候看《西游记》，每每会为沙僧鸣不平，在几个主角当中，沙僧犯的错看似是最轻的，受到的惩罚却颇重。沙

在一起。女儿上班，我就白天黑夜的照顾外孙。（我问 Y 同修，为什么夜里不把孩子交给妈妈？她说，孩子夜里醒来，自己就跑到姥姥床上来了。）

照顾外孙，讲真相没受太大影响，每天我带着孩子去集市上讲真相。然后买菜回家，给孩子们烧菜做饭，洗衣拖地忙的不亦乐乎。我把讲真相当成了修炼，忽视了学法、修心和发正念。

学法少，人心就多，心性守不住，旧势力就会钻空子。旧势力操控社区人员和派出所警察来骚扰，还用手机录音，我没有及时制止。我怕心重，仍然不悟，也没有发正念否定、解体邪恶。

二零二一年二月九日，也就是腊月二十八，因为家庭琐事，和女儿争吵起来，骂了街，骂孩子“现眼包”。没修口，没有一点儿修炼人的样子。没有守住心性，过后也没向师尊认错。家人和孩子都是来帮助修炼的，自己没有提高上来。

第二天中午我炒了六个菜，忙的团团转，哪有时间、哪有心思发正念！姑爷还没回来，女儿坐在桌边吃上了。我看到外孙嘴角有点脏，拿纸巾给他去擦嘴。这时我感觉有一个“大大的黑手”，就象个大铁手重重的打在我的头上，“当”的一声巨响，我头痛欲裂，喊了一句：“师父救我！”我被打中，昏迷倒地，失去了知觉。现在回想起来都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旧势力想置我于死地。

儿女们叫来 120 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当地的脑科医院，做了开颅手术。等我醒来时，还是迷迷糊糊的，清醒不过来，我感觉好累、好困啊！这时大夫来了，我听见大夫说：

“咱打个针啊！”我说：“我不打针。”这时，恍惚间看见师父站在我床边，我能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来了。我对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不打针、不吃药。打针打的不是

同修“脑溢血假象”开颅前后

大陆大法弟子

我和 Y 同修在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她是二零一二年正式得法修炼的。因为我负责本小组的三退名单上传退党网站，所以我了解到 Y 同修讲真相很积极，基本每周都把长长的“三退名单”交给我，状态非常稳定。

二零二一年大年初五去学法小组，听说 Y 同修“脑溢血”假象住院了，并做了开颅手术。我大吃一惊！她住院十四天，等出了医院回到家中，我们去看望她，给她一些钱表示安慰。脑溢血开颅可不算小手术，十七天，仅仅出院十七天，她就来学法小组学法，简直就是个奇迹！她把我们给的钱，换成了崭新的真相币退给了我们。

刚开始，Y 同修读法，给我的感觉象“大舌头”，吐字不清楚。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就完完全全恢复了健康，走出了魔难。

近期，我身边的一男一女两位同修，基本上是同时住院，都是“脑梗假象”。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想把 Y 同修“脑溢血假象开颅”前后的经历试着写出来，为什么 Y 同修能彻底恢复如初？为什么短时间就能做到？写出来给大家一个借鉴。

我跟 Y 同修商量，她高兴的说，听《明慧广播》经常有同修代笔的文章，她想，有谁能给我代笔呢？慈悲伟大的师尊就在我身边，就这一想，师尊就知道了，便派人来了，谢谢师尊。

Y 同修如约来到了我家。下面的内容是她说的、此次磨难的经过，和她的一些收获：

我丈夫已经去世，有一儿一女，儿子还没结婚，女儿生了个小外孙，姑爷在外地谋生，我和儿子、女儿、外孙生活

僧只是打碎了玉帝的玻璃盏，却被打了几百，贬到下界，又每七天被飞剑穿胸肋百余下。当时的我想：至于吗？天界什么宝贝没有啊，打碎一个玻璃盏为什么要受到这么重的惩罚？后来在正见网上看到一个故事：天界有一个童子，有一天把菩萨的法器放错了地方，也被贬下尘寰，生生世世轮回。当时我第一念也是觉得惩罚过重。但随着在修炼中对执著心的放弃，慢慢的触及到自我这一层面，我忽然看懂了这两个故事。

师父说：“你看到谁没有正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正念不足。因为思想是指导人行动的嘛，你正念足的时候你行为肯定是端正的，说正念不足呢行为就不是端正的。”（1）

我这样理解：在天界的不同层次的生命，他的思想都是符合这一层法的标准，他的行为一般不会有错，行为的舛错是因为思想发生了变异，比如有了自我的观念了：法器为什么一定要那样放呢？这样放不是也挺好吗？也就是说，打碎玻璃盏、放错法器不是这个生命被贬下尘寰的真正原因，而是这个生命不再纯净了，不符合这一层法的标准了，这时如果只是纠正表面的行为，那么下次打碎的不是琉璃盏可能是翡翠盏，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

在修炼中，我们常常误以为是说错了哪句话、做错了哪件事引来的魔难，不是的，说错话、做错事只是表面的原因，这时应该对照大法，去找到导致说错这句话、做错这件事的背后的变异的思想，归正自己。同化大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敬师信法 修心去执

在修炼中，我吃的有一种苦是找执著心的苦，从发现思想的拧劲，到准确的找到这颗执著心背后的根，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很艰苦的思考过程，因为找得辛苦，因此去得也认

真。

我把每一次是否能认真找到执著心、去掉执著心，用来衡量自己是否真的敬师信法。我理解真正的敬师信法，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去做。

我是这样去掉病的观念的：我曾经有很严重的洁癖，每天为了看不见的病毒和细菌洗无数次手，为此问题跟家人之间也矛盾重重，浪费了自己很多修炼和救人的时间和机会。我下决心改变自己。当我真正开始向内找，向内修，师父给我下的修炼系统开始发挥威力：我想到病毒和细菌能导致人生病是科学中的观点。师父说：“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科学它也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宗教。”（2）我们通过修炼都知道导致人生病的真正原因是业力。我是选择相信大法还是选择相信科学？如果我选择相信科学这个宗教，不就是在不二法门这个问题上没能严肃对待吗？更严重的是，我如果觉得病毒和细菌能导致我生病，其实是不相信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等于是在问：“这个大法是真的吗？师父说的是真的吗？”这背后是对师父的疑心，是对师父的大不敬。

因为这个执著找得很彻底，去得也干净。后来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耽误我救人的脚步。我做到了之后才领悟到师父说的，“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3）师父是真正为我们好，去掉了病的执著，即使按照旧宇宙的理，旧势力也抓不到迫害的把柄。

我是这样去掉怨恨心的：这颗心跟随我很长时间，我意识不到它，后来它越来越大，甚至开始操控我，不让我学法。是师父救了我。师父把一句法打到我的思想深处：“人就象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4）我清醒过来：我装着怨恨，我不就是个坏人吗？修来修去，我怎么能修成

很有灵气的手机，想要告诉我什么呢？

我反思了一下，感觉很有收获。大体有这么两个方面：

1、我是闭着修的，天目什么也看不到。跟手机沟通讲真相时，下意识的认为如果手机能充到 100%，那才是讲真相起作用了。因为人的观念就是 100%才正常，才好用嘛。看到仍是 30%时，就认为跟手机讲真相没起作用，其实是用人的观念障碍了自己。

回想自己尝试使用搬运功时，也是这样。总感觉使用搬运功时，找不到的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了，或是在刚才找过的地方出现了，那才是搬运功起作用了，但用过几次后发现往往是一想使用搬运功时，突然就想起来它在哪里了，仿佛要找的东西在跟自己对话，将意念打入了大脑中。这算不算搬运功起作用呢？一直有些疑惑。现在想来，也是被人的观念障碍住了。

2、也许同修的手机本身就是超常的，30%就可以用个六七天，但是我一看到 30%，就用人的观念断定它不行，又是充电又是跟它讲真相，多此一举的忙个不停。手机既然是救人的法器，怎么会不行呢？这本身就是负面思维，是顺着人的观念得出的结论。而我们修炼，就是要从一思一念都脱离人的，怎么能反而处处顺着它呢？在法中，一切都是超常的，30 为什么就不能大于 100 呢？

手机电量耗尽后，从新给它充电，这回它又“调皮”了：电量充到了 100%！充到 100%后，电池依然很耐用，那 30%仿佛是它精心导演给我看的一出戏，帮我认识去掉人的观念的重要性。表面上是我在照看着同修的手机，实际上却是同修的手机在照看着我的修炼。无论做什么事情，实质上都是在为自己做，修炼真的是太奇妙了。

有个同修鼻子经常出血，我问他咋啦？他说：“小时候种下毛病，过一段时间就这样。”我说：那是过去，修炼后师父都给调整好了，如果你心里还有这“毛病”的影子，“出血”的旧机制就回来了，这是你求的，要站在正法基点上清除这个因素！同时还可以跟鼻子沟通：你是我身体组成的部分，要同化真善忍大法，不要起负面作用，用正念归正，自然就好了。

现层次一点认识，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30 大于 100 ——同修的手机帮我去人的观念

海外大法弟子

30 大于 100，可能吗？真的可以，这是同修的手机展示给我的。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同修去外地参加法会，把她的自动发真相短信手机交给我照看。说是照看，其实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主要是在手机电量低于 50%时充充电就可以了，其它一切设置都是技术同修事先设好的，自动运转的。

同修的手机都用了很久，大部分需要一天充一次电。有一个手机很特别，我看它电量显示只有 30%，赶紧充电，别的手机都充到 100%了，它还是 30%，怎么回事？换个充电器再充，并且延长时间，结果还是 30%。30%可支撑不了多久啊，跟它沟通沟通，讲讲真相吧。讲完了再充，还是 30%。心想没辙了，放在我身边随时看着吧，没电了赶紧充，总得让它发挥作用啊。

结果出乎意料，无论什么时候查看，电量总是 30%，直到第六天查看时，虽然还显示 30%，但屏幕闪了一下就不亮了，电量耗尽了。充满电能昼夜不停的用六天，新手机也未必能做到啊，这 30%真是完胜 100%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只

一个坏人？我开始把它和真正的自己区分开来，因为这颗心太大，一时没有去干净，但在后来不断的修炼中能看到它越来越弱，再后来我就可以在它形成之前，在一些散乱的思维中直接抓住它了。

我是这样去掉妒嫉心的：有一段时间，我很羡慕炼功多，本体转化得好的同修，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同修，如果有一头黑发，我总要凑上去看看人家的发根，如果是白的，说明是染的，好像就松口气；如果是黑的，说明人家修的好，好像就有点失落。我知道这是妒嫉心，但不知道怎么去掉它。有一天，我想起了师父度我们的艰难，师父这么辛苦的度我们，肯定是希望我们都能修成啊，那同修修的好，应该为同修高兴才对。而且，我不是助师来了吗？师父希望我们都能修成，那如果看到同修不足的地方，我还应该想办法去成全。就这样想着想着，发现妒嫉心在慢慢熔化，直到消失。原来，熔化妒嫉的是慈悲。

随着执著心舍弃得越来越多，我发现所有的执著心，都有同一个根，这个根就是自我（私我）。师父说：“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它发出的这个场。”（5）我悟到是私我在派生执著。反过来，执著又在滋养着私我。

三、再去不纯

随着修炼的提高，敬师信法的标准也在提高。有一些不易察觉的不纯在曝露出来。我察觉到了自己的无知和狂妄，在一些已经形成自然的思想背后，都有一个狂妄的自我。比如：“我去掉了什么执著心。”我一个在迷中修的人，有什么力量去掉那些千百年来形成的象花岗岩一样顽固的物质？我只不过是象移山的愚公一样，一锹一锹的铲着执著的土，师父看到了我的诚心和决心，最终帮我移掉执著这座大山

的，是师父。

比如：“我讲真相救了多少人。”我自己还靠师父在救，我能救谁呢？我只不过做了最表面的这一点点事情，真正从本质上救了这个生命的，是师父。

比如：“我悟到了什么法理。”师父早就说过，“法轮功是法炼人。”（6）。是大法看到我修去了哪颗执著心，提高上来了，就把我所在层次应该知道的法理展现给我。

一切都是师父，是大法在做。

那我们修的是什么呢？我悟到我们修的，自始至终，是对师父的敬、对大法的信。

就凭着这一点敬、这一点信，师父带着我们往上走。

如果失去对师父的敬、对大法的信，就相当于自己主动离开师父，走到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去了。“路是自己走”（5）。这时师父只能痛心的看着你，能走回来的，师父会管；迷得太重的，错得太远的，甚至会被旧势力拖走肉身。

四、找回我们的初心

一天，同修约我去挂门把，我站在路边一边等同修一边听法，我听到这样一句，对应《转法轮》中是：“我们一般的修炼，是从下往上修，直到开功修圆满。所说的返修，年龄大了从下往上修来不及了，所以他从上往下修来的就快了，也是当时造成的一种现象。”（5）我定在那里，一阵一阵的热流通透全身，心里百感交集，我好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有时候走的快，有时候走的慢，经常走错路，有时会迷路。是师父，是大法一直指引着我，大法破除了一切迷障和妄念，有一扇门忽然洞开，此时，我仿佛跟微观上的我合而为一，我看到一个深远而辽阔的世界，那是我的最初，是我来时的地方。

如同在神韵的开篇，在宇宙的末后，天际传来主佛慈悲

水很旺，花了一万多元。”我说：“咋打那么深？”他说：“打到十几米深时，水很旺，可打井人说：打一次不容易，再深点打吧，免得以后水位下降了二次打。”我说：“其实打十几米水很旺时，就应该停住，对大法弟子而言，不存在水位下降问题，水也是生命，跟水沟通：你能为大法弟子用是荣幸的，不要干枯，要越用越旺。你担心水位下降是负面思维，使你多花了好几千元。”同修愕然：“我咋没想到呢？”

以前开车出去时，我总担心没车位，结果到哪都没车位。后来我想：为什么我老往坏处想呢？市面车多，有车位和没车位本是不固定的，我不能用负面思维障碍自己呀？以后再出门时，我就想：“肯定有车位。”结果不管到哪里，基本都有停车地方。

师父说：“大法弟子想出来的东西就很强烈，层次越高想出来的东西越强越大、时间维持的越长。”（《二零零四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们的念头是有能量的，这是法的威力，遇事要往好处想，想好想坏都是求，可结果是不一样的。

亲戚同修家有块园子，茄子长势挺好，嘀里嘟噜的，但豆角老气横秋，象要落架似的，有的叶子也黄了。我问原因？同修说：“茄子栽苗时，看着壮实，我心里高兴，心想肯定错不了，结果真挺随心。豆角种时我心里就别扭：种子瘪瘪恰恰的，也不骨楞，这样种子能结出好豆角吗？结果被我猜中了，真不咋地。”我说：“你的负面思维抑制了它，每个豆角都是生命，如果你发出这样一念：‘能够在大法弟子地里生长，是你的福分，你要记住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一定会有个美好未来的，愿你们珍惜机缘得福报！’每个豆角种子肯定会高兴的，会使劲的长，也会嘀里嘟噜的多。”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溶于法中〉

(5)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6)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功》

(7)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8) 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五》〈再造〉

负面思维带来麻烦与损失

大陆大法弟子

随着层次的提高，修炼人负面思维应该越来越少，每一个负面思维的改变，其实就是修炼人观念的改变和境界的提高，有些经常碰到的事或习惯性的做法，很可能是负面思维，因为负面思维的基点是在人这，这种负面思维带来的麻烦和损失有时候自己察觉不到。

举几个例子：

本地有个同修，担心大法书被警察抄走，特意把柜子做个夹层，把大法书藏在夹层里，柜子放在窗台边，时间久了，忘查看了，结果大法书被雨水淋湿，有的已经不能看，有的费不少功夫才修补好。还有个同修，把一个装有师父讲法的内存卡放在衣柜背面，一次取卡时，发现包卡的纸还在，卡没了，到处找也找不到。

保护大法书是对的，怕心重也会被邪恶钻空子。迫害之初时，一个警察对我说：“你们把书藏到哪我都能找到，有的把经文埋到花盆底下，有的藏到屋檐外鸽笼里，我们照样搜到。”人没这个本事，是另外空间邪恶操纵人干的。去掉怕心，堂堂正正在法上，才是最安全的。

有一个农村同修跟我说：“我打了一口井，100 多米深，

威严的呼唤，我们为了众生，毅然抛下了神的光环，用神的生命与主佛签下了誓约，随师下走，助师正法。从那时起，我们就选择了大法，也成为了被大法所选择的生命；从那时起，我们跟旧势力有了根本的区别。真正不敬师不信法的是旧的势力。

我是带着敬师信法的这一念来的，在我层层下走的过程中，不管我被层层宇宙埋上了多少尘埃，当初的这一念，因为有主佛的加持，在我生命的深处、在苍穹之上，一直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那么，我为什么不守住当初的这一念，从上往下修呢？

我理解的从下往上修是一颗一颗修去执著心，就好像抓住了所有的黑气，最终使产生黑气的灵体——自我(私我)无所遁形。

而从上往下修就是以自己神的一面做主导，将自我(私我)一下子打在手心里抓住。因为自宇宙败灭时起，私我就如附骨之疽如影随形附着在真我本性之上，非常难以辨别，我们常常把它当成了自己。它甚至也想修炼，但它修炼是为了自己圆满；它也在讲真相，但它讲真相是为了自己不被落下。

我悟到正法修炼的一层涵义是：在师尊的加持下，由觉悟了的真我本性用在大法中修出的金刚不破的正念坦然无惧的亲手解体炸毁私我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不纯的因素和旧势力利用这些不纯因素所做的变异安排以及旧势力本身，以溶化钢铁的慈悲解脱与之相关的一切众生。

我对于如何从根本上否定旧的势力有了新的认识，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5)我理解真正的我一直在师父身边，这是旧的势力根本触及不到的地方，而旧势力对私我所做的一切变异安排都将随着旧宇宙的解体而解体。师

父说：“做到目前，众生也看到了旧势力所要做的一切都不能解开，是没有根的。”（7）我体悟到旧势力是只管执著它们的安排，而不管这件事的结局、也不管会毁掉多少生命的。只有我们的师父才是在为宇宙、为众生的未来负责。

师父说：“同时，我们这一门所下的成千上万而不止的东西，全部下给你主元神，真正叫你自己得功。”（5）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慈悲的师父把我当弟子带了这么多年，直至今时，我才真正成为了师尊的弟子。发正念不再是为了清除旧势力对自己的迫害，而是作为大法所造就的弟子，用师尊赋予的佛法神通坚定的维护大法，清除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生命；讲真相开始动用自己神的一面，用强大的神念跟众生生命的最本源做沟通。作为大法中的一个粒子，我拥有了来自大法的、源源不绝的神的力量。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修炼过程，一直努力去修对师父的敬、对大法的信也带有不纯的因素。因为不敬，所以修敬；因为不信，所以修信。师父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他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洪微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5）作为这个宇宙中的生命，我有什么胆量敢去衡量对这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大法该不该信？我有什么胆量敢去衡量对造就了无量无边的万王之王的无上王该不该敬？作为被师父、被大法造就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赞颂师父、赞颂大法才是我生命的真愿。

五、珍惜

我深知自己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师父给足了每个真修弟子修炼中所需的完整的一切，但我们还要在实修中去实践，我不知怎样去修出这样溶化钢铁的慈悲。师父看我有了提高的愿望，就赐我一双慧眼，让我看到师父在带领众弟子开创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天机；师父赐我一颗慧

心，让我在这蕴含的天机中去感悟师父洪大的慈悲。

比如苏轼有一句词“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还有一个词语叫“不由自主”，这都是在提醒人，人常常会迷失，不是为了真正的自己在活着，启悟人去找真正的自己。

比如“放心”这个词，是告诉人，是因缘关系和业力大小决定着人生的祸福得失，人所执著追求的，很多时候是枉费心思，为此造下的业力却要人自己去偿还。启悟人要放下一切心——直到现在还在启悟着我。

师父说：“你知道大法弟子的圆满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哪？”（7）想到这段法，我心酸不已，历朝历代，古今中外，有哪个师父跟弟子把话交代到这个份上的，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还有什么执著心不能放下的呢？

师父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5）大到天体宇宙，小到人世间的词语，无不沁透着创世主的智慧和心血。师父说：“走向传统路通天”（8），原来，在五千年神传文化中，一句句子、一个词语，都蕴藏着回天的密码，寄托着主佛的殷殷期盼、声声呼唤，期盼着迷失的众生找到回家的路。我理解到了慈悲的一层涵义：为众生铺就回天的路。

我真正懂得了珍惜，珍惜这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珍惜这来在世上的每一个生命，也包括对自己人体的珍惜，能在末法末劫之时，以人身得主佛亲自传度，这是师父赐予的天大的福份啊！做好三件事才是对这人身最好的珍惜。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2）李洪志师父著作：《欧洲法会讲法》